

末代皇帝傳奇(十)

(本文插圖刊第137頁)

——皇后末日

●秀敏撰文·邊緯文校訂

日暮途窮人反鎮靜

余思文已經走了兩個多月了，東北的晚秋讓人感到格外的涼，而對於體弱多病的皇后婉容來說，更是覺得寒氣逼人。她已經好多日子不下樓了，今天覺得稍好了一點兒，就掙扎着要下樓看看。劉媽爲她披上斗篷說：「您病剛好，外邊風大，別再着了涼。」

「我就在門口站一會兒。」婉容有氣無力地說。

劉媽陪婉容在門口待了沒有幾分鐘，便扶她回到臥室，安頓婉容在沙發上坐好後，打開櫃子拿出一個紙包，對她說：「余侍衛臨走的時候，讓我務必把這個交給您，因爲您一直病着，所以我沒告訴您。」

「他走了好，幹嗎還要留下東西。」婉容接過劉媽手中的紙包，慢慢打開，裏面是一封信和一大包草藥。

婉容拿信的雙手顫抖着：「……我去了，帶着一顆罪惡深重的心走了，爲了皇上，爲了我，也爲了您自己將這藥吃下去，忘了我吧，只當我

已經死了……」

「死了，死了好！」婉容有些精神恍惚。把藥全都倒在地下，然後坐在沙發上冷笑「哈、哈哈……」

劉媽看着婉容的樣子，又着急，又心疼，忙叫來專門伺候婉容抽大烟的趙太監，伺候着吸了幾口大烟，這樣，她才慢慢地恢復了以往的平靜。劉媽便急忙去收拾撒在地上的草藥。

「倒在馬桶裏。」婉容躺在沙發上吩咐說。「是。」

婉容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慢慢的連下樓的氣力也沒有了。每餐都要由劉媽伺候她在臥室裏用。溥儀偶爾也來看看她的病，後來見她大烟越抽越厲害就索性不理她了。婉容也真的不希望有人來看她，腹部一天天大起來，她的精神越來越不好，體質也越來越弱，她是個沒有任何希望的女人，只盼着能像正常女人那樣，做一個母親，可這又是多麼難乎其難的事啊！

常言說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，尤其像這種「後宮穢聞」很快便在帝宮內傳開了，但是人們又都知道事情的利害關係，沒有一個人敢在皇上

面前透露半點消息。

一天，兩個快嘴了頭議論着皇后的「病」被住在宮中的溥儀的二妹聽見了，她是一個頗有心機的女子，也是溥儀信任的得力幫手，爲了探得事情的真偽，她命廚子做了些像樣的糕點，拿着來到婉容的臥室。

聽說二格格來探病，婉容忙要起身去迎，劉媽趕緊按她躺上，並爲她蓋上被子。說：「瞧您這身板兒，要是讓二格格瞧出來，還了得。」婉容感激劉媽的好意，乖乖地躺下，眯着眼睛，等二格格進屋。

二格格看着面容憔悴的婉容，請安詢問過病情之後，還是無法弄明白皇后到底得的是什麼「病」。也不便多坐，只好告辭。待二格格走後，婉容下地不再躺着。劉媽正折疊被子的時候，突然二格格又闖了進來，嚇得婉容一哆嗦，手裏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「我還有一句話忘了說。」二格格邊說邊走到婉容身邊，蹲下身收拾打碎的杯子，眼睛却偷偷地瞟向婉容凸起的腹部。

婉容像被什麼燙了一下，多日不見的紅潤出

現在臉上，本能地用手去捂肚子，但已無濟於事。

劉媽也深悔自己沒有「照顧」好婉容，不該讓她起來。但是，事情已經敗露，再也無法挽回，三個人都顯得手足無措，最後還是二格格比較沉靜些，她將碎杯碎罐攏在一起，站起身說：「我那兒新買了一副骨牌，要是您覺得身子好點兒了，今兒晚上咱們玩幾圈，把皇上也請着。」說完，那雙大眼睛又噙里咕噥地亂轉着。

婉容爲了掩飾自己的身材，已經坐在床邊，不知該怎樣回答二格格，還是劉媽替她說：「用過晚飯再說吧。」

「那也好。」二格格說完邁着大步出了婉容的臥室。

「完了，全完了。」婉容哀傷地說。

「看來，二格格一定聽到風聲才來的，她一定會告訴皇上，以後該怎麼辦，您可得拿定主意。」劉媽有些緊張。

婉容安慰劉媽說：「您不用怕，這事與您毫無關係，我會去跟皇上講，反正事情已經這樣，怕也沒有用了。」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她反倒比平時更鎮靜了，彷彿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。

把脈捉到不祥之物

二格格溫和，知道皇上哥哥和嫂子婉容已經不似先前那麼和睦。哥哥已成了日本人手中的傀儡，心情苦悶，身體和精神越來越糟糕，凡事聽信天意，信奉佛門，從不近女色，嫂子懷孕，哥哥爲什麼不知道，這裏邊一定有些蹊蹺之事，加

上外邊早已有風言風語。她決定把此事告訴哥哥，但還不能傷了他的面子，想好了主意之後，便來溥儀書房。見他正聚精會神伏在桌上看他的「未來預知術」。

「皇上哥哥整天就是看書、算卦、吃藥、生氣，讓我這個當妹子的可真不好受。娘娘嫂子那兒病得也不輕，您也該過去瞧瞧，大概有半年多沒在一塊了吧？」

「嗯，時間還要長些。瞅見她那愁眉苦臉的樣子我就生氣，看不見心裏倒安靜。」溥儀冷冷地說。

「那邊成，總不見也不是個辦法，哥哥不是還盼着上天降一皇子，承繼大清基業嗎？得想法子治好皇后的病才是」。溫和是極力想勸哥哥親眼看看婉容的樣子，那種官廷最忌諱的事情她是不願意從自己的嘴裏說出來。她雙眼一轉便又很神秘地對溥儀說：「我聽人說皇后得的那種病是很不吉利的。」

溥儀已經相當迷信，一聽說「不吉利」三個字，馬上問：「那是什麼病，能不能醫治？」

「皇上哥哥算一卦試試。」

「怕是算不準。」

「那就請皇上哥哥親自看看去，快把這不祥的病症治好，不然鬧得厲害了，怕是全家都不得安寧。」

「照你這麼說，還怪嚇人的。快去叫她來，我瞧瞧到底怎麼樣。」

溫和知道，婉容身子行動已經很不方便，就是自己奉旨去請，她也不會來的，得想法子讓哥

哥去皇后那裏。於是，又勸說道：「皇后病得很厲害，怎麼出得來，您還是自己到她那兒去瞧瞧，卜一卦，看看到底是什麼。」然後又囑咐說：「去看病人別帶隨從，我陪您一塊去。」

晚飯後，溥儀便帶着捕捉不祥之物的心情和二妹一起來到了婉容臥室。

婉容已經猜到快嘴的二格格非得搬來皇上不可，她已經換上了肥大的旗袍等着皇上的「召見」。

「不好啦，皇上了！」劉媽慌慌張張地跑進來說，「快，快躺下。」

「沒有用，您就不用費心了，遲早也是瞞不住的。」婉容非常冷靜，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。

「皇上來瞧您了。」溫和嚷着隨溥儀進了婉容的臥室。

婉容從容起身施禮，「皇上駕到，恕我病體不佳，未能遠迎。」又對溫和說，「二格格裏邊坐。」

皇上和二格格坐下後，劉媽遞上茶，緊張地觀察着他們的神色。

「劉媽，」二格格板着脸叫，「這兒不用你伺候了，我們自己家裏人說會兒話。」

「是，」劉媽退到門口，又回頭看看婉容，見她並不慌張，這才放心地走了出去。

溫和見皇上和皇后像陌生人一樣，都不講話，便開口說：「皇后一病就是幾個月，那些不中用的大夫，也瞧不出個眉目來，皇上哥哥惦记着皇后，哪兒不舒服，您就儘管說吧！」

「謝謝皇上惦念之恩，謝謝二格格還要爲我

操心，我過些日子就會好的。」婉容勉強睜着眼睛，然無光的眼睛說。

溥儀問道：「大夫瞧病的方子，拿來我瞧瞧。」

「皇上哥哥不但會瞧方子，把脈瞧病也是內行，您就給皇后瞧瞧吧！」二格格催促道。

婉容心裏明白，溥儀略通醫道，這是二格格逼着她說出實情。但她毫無懼色，直到溥儀堅持要給她把脈時，才不情願地伸出骨瘦如柴的手來。

溥儀將手搭在她的腕子上，觀察着婉容的氣色。

二格格知道，哥哥醫道還算可以，只要將過脈後，皇后得的是什麼「病」就無法再瞞下去了，爲了讓哥哥好好審問婉容，她還是避開爲好。因而借故說：「劉媽拿藥方怎麼還不回來？我去瞧瞧。」

二格格出了臥室，對走廊站班的太監惡狠狠地訓道：「在這兒給我守着，誰要是敢走進去半步，活活打死。」

「我的媽呀，這麼厲害！」二格格下樓後，兩個太監吐着舌頭說。

婉容臥室裏只剩下她和溥儀了。溥儀把着脈，突然睜大了眼睛，注意起婉容那肥粗的腰身，他驚異地問：「怎麼回事？多長時間了？」

婉容不動聲色地說：「這跟皇上沒關係，是我自己的事。」說完靜等着溥儀的責罰。

溥儀摘下眼鏡，擦了擦又戴上，簡直不相信坐在面前的就是婉容。

「還不跪下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溥儀暴跳着，不知怎樣才能發洩內心的憤恨。

「皇上不是都看見了嗎？我選說什麼呢？」婉容跪在地下說。

「啪，啪。」溥儀使足了全身的力氣，打了婉容兩個耳光。婉容無聲地咬緊牙，也不反抗，等待着更嚴厲地責罰。

「這不是我的，不會是我的！」溥儀痛苦而恐懼地指着婉容的腹部說。

「不是皇上的，是我的。」婉容冷峻地說。

「哪兒來的？」

「皇上還是別問了，我死也不會說的。」

「我要撬開你的嘴，一定要你說出來，我要把你們都殺了！」溥儀說着，一步竄到婉容面前，揪住她的頭髮，用力搖晃着。

「皇上，你殺了我吧，我不會說的。」婉容帶有哀求的口吻說着，默默地流下了眼淚。

揪頭髮、打嘴巴都不能解除溥儀的羞怒和憤恨。他鬆開婉容已經散落的頭髮，操起櫃子上的鷄毛禪子，沒頭沒腦地向婉容打來。

婉容開始還用胳膊遮擋，後來痛得實在難於忍受，哀求道：「皇上歇會兒再打吧！」

溥儀氣得臉色臘白，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喘着：「來呀。」溥儀突然像一頭怒吼的雄獅，呼叫着下人。他轉念一想，不行，這個天大的醜聞不能叫外人知道，又冲着門口喊道：「滾，誰都不能進來！」

聽見皇上的叫罵聲，剛要進屋的太監，嚇得又退了回去。

眼淚淚水心中滴血

溥儀看着婉容披頭散髮地跪在地上，揉着被打的臂膀，他感到皇帝的尊嚴，被徹底地玷污了，內心的悲痛難以名狀，真是比丟了大清國還要難受。他霍地又衝向婉容。鷄毛禪子又像雨點般地落下來，婉容已被打的眼角、嘴上都流出了血，眼前一陣發黑，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當她醒來的時候，溥儀正生氣地背向着她肩頭一個勁地顫動。

婉容昏昏沉沉支撐起身子，規規矩矩地跪好，滿懷切膚之痛地苦苦哀訴：「打吧，我知道皇上心裏很難過，如果把我打死，皇上會好起來，我寧肯一死。我婉容落得今天這樣的下場，誰都不怪，只怪我自己命不好，我早就知道，我的命不好。」她努力使自己不哭出聲來，把淚水咽到肚裏。

溥儀經過一番激烈地「運動」之後，有些疲勞，歇了一會兒，不能理解地說：「你怎麼會幹出這種齷齪之事，我真不明白。」

婉容臉上流的是淚水，可心裏滴的是血呀！她回憶着往事，泣不成聲地說：「是啊，我爲什麼會這樣？皇上幹嗎早不問我，現在晚了，太晚了，沒有希望了。」

「我是皇上，你讓我這個皇上的臉往哪兒擱呀！」溥儀痛苦地哭起來。

「早知道這樣，我當初就不該做這個受罪的皇后，不該隨皇上去天津，更不該以中宮之尊與文綉論高低，不該聽信芳子之言來滿洲，把自己

葬送在這裏，不該信任那個不仁不義的傢伙。我不該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千不該，萬不該我不該來到這個世界呀！」婉容痛不欲生，用她那失血的雙手捶打着地板。

溥儀對她已毫無惻隱之心，憤憤地說：「你早就該死。」

「我的心早就死了，皇上不是也活得很膩味了嗎？你是皇上，還可以遷怒於我，拿別人出氣。皇上但凡有幾分恩情，也會想到，這些年我是怎樣含着「黃蓮」等死。自從我知道有了這個小生命以後，常常惶恐不安，恨自己，罵自己，可他又給我帶來了一點點希望。我多麼想像個女人，有個孩子帶在身邊哪！可一想到皇上的天威，我怕。也會想到過死，可這個無辜的小生命使我下不了決心。皇上知道，我生性剛強，從不向誰乞求什麼，今天，我要求求您，大發慈悲，可憐可憐我的這個小生命，饒我們不死，皇上也是吃齋念佛的人，就行大德施天恩，讓我們見上一面吧！」

溥儀對她這種公然違犯宮規的醜態行爲，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。他把鷄毛禱子往婉容身上狠狠地一擡，憤憤地走了出去，叫道：「二格格。」

二格格是溥儀處理內、外事的一個好幫手。經她一番勸說和籌劃，「大醜不可外揚」還是不聲張爲好。從此，婉容便成了在二格格「監護」下過活的神經病人，直到婉容最後離開這個世界，她都沒有得到過一點行動上的自由。

婉容經過強烈的精神刺激和痛苦的折磨之後

，真的臥床不起了，整日以淚洗面，只有胎兒蠕動的一刹那，才給她帶來一點起死回生的安慰。婉容一直被秘密地關在一間屋子裏，臨近生產的時候，劉媽被安排在身邊與她同住。

孩子落地便被銷燬

一天，不該出生的小生命，帶着對人世間的不平，「哇」的一聲來到了這個世界。婉容睜開含滿淚水的眼睛，看了看被托起的嬰兒，比哭還難受地笑了。她翻過身去，不忍再多看一眼，因爲皇上有旨，這個並非龍種的孩子，不能留在宮中，須送到宮外，婉容親屬的家裏代養，這也是皇上的最大恩典了。這個小生命的出世，就意味着和母親永遠分離，婉容生怕對孩子留下難忘的印象，擺擺手，讓把孩子趕緊抱走。

然而，這個小生命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看看自己的媽媽，看看世間的天日，便結束了不該有的生命，被拋進了緝熙樓地下室的鍋爐裏燒爲灰燼。

婉容揪心地無時無刻不在想着那個小生命，可她不敢打聽，也無法打聽到他的消息，又有誰敢違抗聖旨向她透露真情呢！孩子只能存在於她那傷痕累累的記憶中。

要說溥儀被監禁在偽滿帝宮中，不准隨便出入「興連門」，而婉容則更可憐地被囚禁在緝熙樓的臥室裏，沒有溥儀的命令，她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婉容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外面四季的變化，已經不知道時間和她的生命有什麼關係了。

一天，婉容呆呆地坐在窗前，看着外面飄落

的雪花，喃喃地說道：「我的寶寶該不會在外邊玩吧？太冷、太冷了！」說着自己打了個寒戰。劉媽趕忙把披肩搭在她的背上。

劉媽見她又叨念那個可憐的小生命，撒謊勸慰說：「他在舅舅舅媽那兒長得可好了，您就放心吧！」劉媽的眼睛濕潤了。

婉容好像相信了劉媽的話，點點頭說：「我要去外邊看看寶寶會不會凍壞。」

「您身子太虛，養養再說吧！」

「不，我要去，」婉容扶着窗臺站起來。

劉媽攙着她來到走廊，太監和侍衛忙上前阻擋，「皇上有旨，皇后病體未愈不能下樓。」

婉容一聽說「皇上」二字，馬上接着說：「皇上，要聽皇上的，是皇上饒了我的寶寶不死。」

劉媽見婉容還被蒙在鼓裏，又不敢告訴她孩子早已離開人世的消息。現在，她連下樓的自由也沒有了，劉媽只好勸她回屋歇着。

突然，樓下傳來二格格的聲音：「給貴人請安哪！」

「有貴人進宮了！」她自言自語地說。

皇上有新貴人啦。婉容已經真的成了神經病人，她已經沒有了妒忌和猜疑的能力。

原來，就在溥儀異常痛苦，迷惘的時候，又一位美麗的貴族小姐譚玉齡從北京來到了長春帝宮，被冊封爲「祥貴人」代替了婉容的位置，她深得溥儀寵愛，爲溥儀排解了無數憂愁，却遭到日本人的忌恨。她同樣也是命運不佳，剛剛進宮五年便結束了僅僅二十二歲的年輕生命，有人說

她是病死的，有人說是被日本人害死的，不管怎樣，她的死使溥儀悲痛萬分，而對於奄奄一息的婉容更是不聞不問啦。

婉容的病情越來越嚴重，一天，歇斯底里地發起瘋來，摔打着屋內的陳設品。最近，婉容的精神也像外邊的局勢一樣不穩定，溥儀根本無暇顧及她，聽說日本人常打敗仗，日子不長了，溥儀心慌意亂，他恨日本人，又不希望日本垮臺，因為他已經做了投靠異邦的傀儡皇帝，國人是不会饒恕他的。因此，他也忙着安排後事，遣散太監和宮裏的佣人，讓他們早點自尋出路。劉媽也是被打發的一個。她不忍心在這個時候離開多病的婉容。可又由不得自己，皇上讓走，就不能再留，她只好收拾好該帶的衣物，到樓上和神時時好時壞的婉容辭行。

「您好點了嗎？」劉媽遞給婉容一塊點心，並為她收拾着屋子。對呆坐着的婉容說：「我要回原籍老家去了，日後別人伺候您，有個周不到的，您可要耐着性子，別發火啊！」

「噢，回家啦，」婉容聽懂了她的話，「我也要回家去，他們不讓我走。」用手指着窗外大門口站崗的日本兵。

「等日子好過了，我來接您。」劉媽哄她坐在梳妝臺前，為她理着蓬鬆的頭髮。她看着婉容黃裏透黑的臉，又想起她當初如花似玉的笑容，傷心地流着眼淚，「唉，人哪，誰又會想到往後的事啊！」

婉容見到劉媽哭，知道沒有什麼好事，也默默地流下了眼淚。

劉媽為婉容梳好頭後，又端詳了一會兒，不敢久留，趕緊下樓離開了為奴多年的帝宮。從此，她們再也沒有見過面。

冷酷世界不再要她

宮裏的僕人越來越少，劉媽一走，婉容的生活更是無人料理了，她早已失去了管理自己的能力。時間長了，衣服沒人洗，頭髮沒人梳，蓬頭垢面，從精神到外貌，成了一個純粹的瘋子。皇上不理她，二格格監視她，連佣人都敢來欺負她了。皇后要吃東西，僕人慢慢騰騰半天不肯拿來。她犯了大烟癮，不是沒了烟土，就是太監懶得伺候，折磨得她鬼哭狼嚎地亂叫，撞得頭破血流，幾次昏死過去。

就在譚玉齡死後不久，婉容淒苦難熬的時候，溥儀在日本人的威逼下，又將一個天真，爛漫的少女封為「福貴人」。這個生長在貧民家裏，還不滿十五歲的女孩子，隨溥儀開始了「囚禁」生活。直到日本侵華即將垮臺的時候，她隨皇族一家同溥儀奔上了逃亡之路。

在逃亡的路上，別人都知道緊張、害怕，早已麻木的婉容，痴呆地被人連拖帶拽地架上了汽車，又被扔上了開往大栗子溝的火車上。人們叫嚷、哭嚷着，只有她痴呆地坐在車窗前，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，看着沿途的日本兵車、日本婦女和小孩。日本戰敗了，他們怕被丟在異國他鄉，便不顧一切地哭叫着擁向火車，想要逃離滿洲。

婉容受了強烈的刺激，突然敲打着車窗叫嚷道：「我的寶寶！我的寶寶！」

僕人趕緊拉上窗簾，按她躺下。

到了換車的大栗子溝後，人們都惶惶不安地尋找出路。有人聽說皇上要乘飛機先去日本。還沒有脫離孩子氣的福貴人哭叫着要跟皇上一起走。溥儀哄着她暫時留下來，過幾天會有人來接他們。於是，所有的女眷都被留下，皇上只帶着御弟等幾個人上了飛機。然而，歷史是無情的，對侵略者的懲罰也是公正的，作為日本侵占滿洲，充當賭注王牌的溥儀同樣不會逃之夭夭。就在他們於瀋陽機場改乘飛機的時候，又被蘇聯紅軍將他們俘獲。

皇上一走，留下的人們失去了支柱，誰也顧不了誰。在這背井離鄉的荒涼之地，盼着能有人送他們回家。

此刻只有婉容沒有了希望、痛苦、恐懼和憎惡。這一切都隨着她歡樂、幸福消失了。她坐在屋內，隔窗看見院子裏來來往往的行人，突然地拉開房門，向外挪動着步子。

院子裏的人看見這樣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嚇了一跳。知道內情的人便喊到：「皇后，這是瘋皇后。」

二格格見婉容跑到院子裏來，被人看見丟了皇家的臉面，忙叫人把她架進屋去。

隨着逃亡的太監、宮女、老媽子等人，見皇上也走了，已經是大勢所趨，窮途末路了，到了晚上便偷偷提着自己的包袱，拿點兒吃的，溜出大院逃走了。能自願留下來伺候他們的人已經沒有幾個了，連二格格這樣心路寬闊，辦法極多的女人，也沒了主張。

婉容可是什麼都不管，好像一切都跟她沒有關係似的，長春帶來的烟卷已經抽完了，她只好大口大口地抽着自捲的旱烟。她此時已經完全麻木了，還能有什麼挑剔呢！人們也都不去理她。這兩天，院子裏人來人往，婉容覺得很熱鬧，趁人不注意的時候跑出了院外，被街上一羣孩子圍住，「娘娘瘋子！瘋子娘娘！」孩子們喊叫着，扔着石塊，她却優笑着去拉一個小女孩兒。

「我的寶寶，我的寶寶！」婉容想摟一摟這孩子，她又想起了自己的「寶寶」。

小女孩用力掙脫着被拉住的胳膊，「哇」的被嚇哭了，婉容也摔倒在地上。

二格格等人聞訊起來，轟走了孩子們，把婉容拉到屋裏，按在炕上。婉容還是含混不清地說

着：「我的寶寶！我的寶寶……嘿……」一會兒又優笑起來。

大家耐着性子，在這兒等皇上派人來接他們，可是，過了好多日子，直等到東北解放了，還是沒有皇上的消息。解放這裏的部隊接收了他們。這時，剩下的人已經不多了，盡是皇上的至親，為了安全，大家聽從部隊的安排遷往臨江居住。

一九四六年的春天，部隊撤離臨江，把皇后和貴人帶回了長春。貴人與家人團聚了，可是病入膏肓的皇后，奄奄一息地被親人拒之門外，不肯收留。這個曾為家族帶來皇封御賞的無比尊榮皇后，再也不能為他們提供要索取的價值了，這個冷酷的世界再也不需要她了。

戰爭還在繼續，世界並不太平，她也同樣不得安寧。就在北風刺骨的寒風裏，婉容躺在一輛帶篷的馬拉爬犁上，隨着長長的隊伍行進在雪地上。天空飄着鵝毛大雪，婉容靜靜地躺着，她沒有希望，沒有憂愁，也沒有怨恨和痛苦，任憑雪花飄落在她的臉上、身上。她微睜着無光的眼睛，望着天空，好像在尋覓着一個新的世界。她還不時地用舌頭去舔舔飄落在嘴邊的雪花。時而，又念叨着什麼，誰也無法聽清楚，大概是「回家啦！回家啦！」

她的屍骨埋在這個世界的何處，也無從知道了。中國最末一代皇后就這樣，在人世間消逝了，消逝了……。

(全文完)

中外文
史叢書

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已故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